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

第四回 逞武藝楊么服眾 交錢糧花茂遭殃

話說楊么見是村中失火，又聽得炮聲，正在驚疑。忽花家莊戶來報說有賊人到村劫劫，花官人已出去迎敵。楊么忙問道：「是何處強人，怎便敢到此？」莊戶道：「就是天雄山賊人。不知誰去報信，說我家有了虎皮，引眾夜來，坐名問我家要。若不送出，就要殺進莊來。我家官人即使人出去，叫他屯紮村外，送出虎皮。那強人依言，我家官人著兩個莊戶悄悄去報知柏、呂二官人，便一時俱來，同出村去，正在那裡各舉火廝殺。我家娘子在內著急，曉得楊大官人虎都會騎，自然本事高強，殺得強人，叫我出來報知，勢必早去解救。」楊么聽明，便走入亭中，摸了一桿槍在手，同莊戶走出村來。果見兩個強人身穿細鎧，各有八尺身材，在火光中馳騁，全不放在三人在眼內。三人盡力廝拼，卻討不得他二人半點便宜。楊么看得明白，暗暗喝采，便有心要結識二人。遂大踏步搖槍直入圍中，高叫道：「你三人且讓我獨戰二人。」花茂、柏堅、呂通便讓楊么上前，各自停刀閃立。楊么接住二人，一時殺起。那楊么使出神授槍法，端的非凡。但見：

槍出如黃龍擺尾，槍收似黑虎回頭；槍迎不亞張飛，槍送何殊項羽；槍忙如絮雪，槍卷似風搖。槍槍不離心窩，槍槍只繞頭頂。槍護身一團白練，槍蓋體渾似銀光。槍法眼前少對，槍鋒蓋世無雙。楊么槍法高強，自此馳名無兩。

游六藝、滕雲先前與三人爭鬥，見他本事平常，俱不放在眼中。忽見這人接戰，也還欺他一人本事有限，只裏住廝殺。殺到五十回合，楊么正要顯本事，逼去二人手中器械，收服他。不期三人在旁喝采道：「楊么哥哥果是好槍法！」這二人正在苦持，忽聽見這聲喝采，各吃了一驚。急忙架住槍，突道：「你這人莫不是柳壤村得神女傳授，仗義結義的『小陽春』楊么麼？」楊么忽見二人問姓名，便大笑道：「只我便是。二位何由曉得賤名？」二人聽見果是楊么，忙棄了手中刀錘，一齊下拜，道：「聞名想慕，話不虛傳。適才無知，望乞恕罪！只不知哥哥幾時到此？」楊么連忙還禮，用手指說道：「這是我結義的三個弟兄。」便招呼他三人過來相見，彼此謝罪。花茂道：「二位頭領既拜了楊么為哥哥，你二位便是我三人的弟兄了！快請到家中杯酒聚歡。」二人同說道：「正要登堂謝罪。」便吩咐眾小校不許入村騷擾，遂一齊到花茂家中。尊楊么坐了首位，游六藝、滕雲坐了客位，三人下陪。

楊么問道：「不知二位豪傑何由曉得楊么？二位姓名，昨日到此三位弟兄已與我說知。倒不曾問得二位何處出身，來據天雄山作勾當？」二人因說道：「我二人俱是宋朝將領，鎮守居庸關險隘，抵敵金兵。不期金兵不由居庸關進來，突入玉（雁）門關侵掠，徵索朝廷幣帛。朝中聽信賀省知兵，特授太尉之職，出師邀阻去路。誰知賀太尉是個蔭襲少年，營謀美職，全不知兵，一味忌功。我二人力敵向前，他只觀望不進，不應糧草，以致敗歸。他卻使人暗進表章，說我二人不遵軍令喪師。朝中聽信，將我二人囚解東京處斬，因在半路脫逃，連夜往南投奔。因玉（雁）門關守將被金兵殺害，有個邵元，住在漢陽城內。來此聞知，就與邵元結為弟兄。邵元說哥哥幼時在九天神女廟中夢得神技，又且好義結納，彼時要同邵元來見哥哥。只因邵元初聞凶信，一時不便出門。我二人住不多時，朝中有文書下來追捕，不便存身，遂別了邵元，一路逃奔。因見天雄山峻險，欲入山躲避。不期突出強人劫路，我二人拼力砍翻，收了人眾，占他窩巢，十分興旺。近日聞得賀太尉恐朝中加罪，納賄黃潛善等，借著葬親來家，在岳陽城內逞威，欺壓小民。我二人幾次要領人去報仇，因恐城中有備，不敢造次。前日有一鄉村池塘內，忽掘起一個石碑，上刻有篆文，有人識出，說宋室不久，將來群雄割據。我二人不勝心動，一時恐怕做不來。若據碑上言語，是應在道長哥哥身上。」

花茂三人聽了，忙問道：「碑上言語可還記得麼？」二人道：「彼時著人去抄錄了來，謹記在心，怎麼不記得！」因念出道：遍地胡笳吹動，一輪紅日西斜。看來皇帝也無家，且喜天將還曉。楚地陽春非小，關中鳳虎堪誇。群雄嘯聚亂如麻，一日丘山盡掃。

花茂三人聽了，不勝驚喜道：「我們也聞得近日童謠，說是楚地小陽春，關中金鳳虎。小陽春實是哥哥，不知金鳳虎是誰？既有這般說話，同哥哥便去做些事業。」游六藝道：「難得在此相遇，即今迎請上山。」楊么聽了，忙正色說道：「識時務者，呼為俊傑。今宋家天下未搖，民心尚固，安敢輕易言此？」裡面擺出酒餚，大家入席。花茂已使人取出虎皮，仍放在楊么椅上，楊么除下道：「昨日妄坐，自己不安。這是寨中助威之物，今與二位賢弟攜去。」游六藝、滕雲同說道：「我二人一時不知就裡，幸不加責，怎敢又提起它來？」花茂道：「我們這番相遇，若不虧這虎馱了哥哥來，怎得拜識？二位若不因這張虎皮，也不得便來。還是依了楊么哥哥，帶回山上。等日後到山上來，這虎皮還是他坐，豈不是好？」大家俱說有理，然後吃酒。吃了半晌，游六藝、滕雲便問道：「方才花哥哥說什麼虎馱了楊么哥哥來，這句話我二人一時實理會不來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花茂遂將事情說出，二人不勝驚奇。

楊么因問道：「二們既會過邵元，可知近日作甚色當？」游六藝道：「他父親在日，雖說做個武官，家中卻是淡薄。聞得他母親當年生他時，曾夢見太歲，故此人叫他『小太歲邵元』。果生得面顴高聳，聲若洪鐘，自小用一根三稜鐵錘，重五十四斤，十歲上亡過母親，如今止得單身。有人知他勇力，要薦舉他，他只是不願。我們自上山後，常使人去問候。聞得今春娶了一個穿珠翠的王月仙為妻，近日不知如何。」楊么道：「怎得會他一面，方才快心。」

大家直吃到五更時分，二人起身告別。楊么執手說道：「目今宋君昏暗，不信忠良，專任奸邪。我楊么稍若遂志，必行戮奸除佞，使其知悔，我心始快。今二們佔據天雄，須設立義舉，不可徒恃劫掠，使豪傑所笑。只可取之奸佞貪婪，不可傷損小民以及濫殺，日後方得好名。」二人連忙拜聽，要請楊么、花茂三人上山歡聚。楊么道：「即是交結，不在目今。我父母在家懸念，別後即日回家。今日二位到此，眾必皆知，以後往來切宜謹慎。」遂一同相送出村，二人自上山而去。

到了天明，楊么急要回家。花茂三人各送禮物，拜別分手，楊么獨自回去。

這花茂、柏堅、呂通日日相聚在一處。不是稱贊楊么見識與人不同，便說二人虛心拜結，又說些碑上言語，不覺過了月餘。

一日，有兩個公差到花茂家來催討錢穀。原來花茂是當日父親遺下的一個催科，自己也有數頃莊田，夫妻兒女，是個溫飽之家。只因他喜習槍棒，性愛結識，因柏堅、呂通俱是義氣相投，結了弟兄，日夕往來較些槍棒。只除了出門催科，便在一處頑耍。因知楊么，便想拜結；聽了邵元，便圖相會；曉得天雄山，就想與他比較結識。今結了楊么，又識了游六藝、滕雲，正快生平，便商量要去結識邵元。不期這日三人正在園中說笑，忽莊戶進來報說：「公差來催錢穀。」花茂便叫進公差酒飯，遂別了柏堅、呂通，自往村鄉催討了一遍回來。因入城不及，次早同公差入城交納。

候不半晌，縣尉坐出堂來，花茂即當堂照例交納完。正欲走出，縣尉喝住道：「花茂，你可知罪麼？」花茂見喝，只得上前跪說道：「小人催科盡力，並無拖欠，不費相公半點周折；又且素行循良，實無罪犯，何罪可知？」縣尉聽了，笑了一笑，道：「你說循良，家中私設軍器，結納匪人，難道是循良麼？」花茂分辯道：「當今盜賊竊發，小人雖有一二器械，不保過守身家，以防不測。至於交結，俱是村中樸實良善，有甚匪人？」縣尉作怒，喝道：「你還敢巧辯！現有你莊內人戶出首，你與一個妖民往來，又通天雄山大盜，可是有的麼？」花茂忽聽見將楊么認作妖民，又說出天雄山來，心中吃了一驚，只得極力強辯道：「小人素行蠢直，屢奉相公鈞票催徵，不敢徇私，未免招人怨恨，就將這無影難稽的事排陷小人。望相公不可聽信仇口。」縣尉又喝道：「你說是人仇口，我只問你：這張虎皮如今那裡去了？你若拿得出來，便是仇口，我自處治出首之人；你若拿不出來，便要在你身上還我妖民與天雄山大盜來。」花茂只得又分辯道：「小人一個村戶人家，怎得有甚麼虎皮？」縣尉聽了，大怒道：「你還敢抵賴！這虎便是妖民騎來，虎皮是你送與天雄山賊首，難道是虛？你這賊骨頭，不打如何肯招！」遂喝皂快動刑。花茂被縣尉問得情真，曉得被人暗首，一時無言可辯。早被眾皂快拖翻，重責了四十。縣尉立逼招稱，花茂死不肯招。又用極刑。因想天雄山眾眾，料想不敢去難為，只得招稱一時不合送去虎皮，交通是實。縣尉又問妖民以及同伙，花茂只說俱在山上。縣尉吩咐禁役押入重牢，慢慢審

究。即暗暗吩咐緝捕，去鎖拿家小。

早有花茂往日好友，也在縣中交納，見了這些緣故，便先趕到村中，悄悄報知花茂妻子張氏。張氏得信，一時嚇得魂膽俱裂，只得著人去報知柏堅、呂通。二人大驚，遂商議急救。呂通道：「如今事不宜遲，你去救護家小，我去救護花哥哥。各人乾各人的事。」柏堅道：「救護家小，必要遠奔他方，方才免得禍害。你沒家眷，我只有賤荆。如今料想在此，後來被人指作同伙，也要受累。我有內弟住在湘州，即今收拾，去約了花大嫂，趁著公差未到，引來我處，等黑夜同走。」呂通聽了大喜，遂自走去。柏堅即叫妻子收拾，自來見張氏，悄悄說知就裡。張氏止淚，即藏了些銀兩，吩咐家中，只說同柏大叔入城去看官人，遂帶了兒女同柏堅出門。不一時到了柏家，與龐氏相見。柏堅自去備了一輛車來，將包裹安放。又去尋了兩個至親來家，各飽餐了酒食。等到傍晚，柏堅提了樸刀，請張氏同妻子上車坐穩，將門鎖上，一時推出村來。真是神鬼不知，連夜推走。

這裡眾緝役，真到二更時分一齊打入花家，莊戶回說，娘子已入城去看官人。眾緝役拿不著人，遂將家中所有，席捲一空。次早入城報知縣尉，方知張氏在逃，遂又著人搜緝遠近鄉村，才有人供出柏堅帶逃。縣尉便疑逃去天雄山，又提出花茂來打了一番，要申請上司，剿天雄山賊眾。

只說這柏堅同著車子直走到天明，已離了本村七十餘里；買些飲食吃飽，又走到晚。因想道：「今夜再走一夜，若沒動靜，明日過了界限，就可僱船隻慢走。就有人追來，我也不是見佛便肯低頭。」因見日色銜山，便緊催入村，尋覓飲食。到了村中，將車輛歇在半邊，自去買了許多乾糧，又提了一罐茶水到車子邊，遞與妻子同張氏母子吃，自同推車的在人家簷前坐吃。正吃間，忽有兩個人走來，緊挨車子邊，四隻眼暗光油油，將兩個婦人上下估看，張氏與龐氏連忙將身子側轉看著別處。柏堅見了大怒，喝罵道：「你這瞎眼死囚，敢在我面前偷看良家婦女，來討死吃！」喝罷，提起樸刀便要趕來，張氏連忙說道：「叔叔息怒，不要與他一般見識。可知道路不比家中。」柏堅聽了道：「嫂子說得是。」便就立住。那兩個人聽見有人發話，遂含笑向前急走。柏堅與推車的一時吃完，推起車輛離了人家，乘著月色鳥出樊籠。當不得張氏思念丈夫，龐氏初離故土，只在車上悲悲切切，對月長吁，無限淒楚。柏堅只得走近車前，百般寬慰道：「我如今只消到了地頭，安頓了嫂嫂，便來料理哥哥。況且呂通自去照應，諒自無妨。設或事情到頭，我去求天雄山弟兄來救哥哥，與嫂嫂完聚。」因又對妻子說道：「家園故土，我到處可以成家。你只該與我寬慰嫂子三分，才是道理。」張氏聽了，只得放下一半愁腸，說聲：「多謝叔叔！」龐氏便與張氏說些閒話解悶，柏堅方才歡喜，遂又前進。真是：

驚動幾處村犬吠，聽過了許多枝頭杜宇。

約莫走到三更時分，卻見前面是一帶山崗，樹林交雜。柏堅忙提樸刀在前，車輛在後，一步步隨曲徑轉入樹林，顯出一條平坦大路來。正走間，忽一聲唿哨，突出三四十人來。為首一人舉刀攔住路口，大喝道：「你有什麼鐵包頭、銅裹項、豹心、熊膽的漢子，敢來穿過聚奎崗！曉事的納下銀兩買路；若不曉事，先前有報事小校來說你車上有兩個美婦人，我兩個哥哥，在山寨正自寂寞，拿去一人一個，做個莊寒夫的，豈不快活！」柏堅聽了大怒，忙叫車子歇在一邊，舉刀直劈過去，大喝：「強徒休走！」那強人即便敵住，兩人在月下殺了三十餘合。那強人見不能下手，遂在口中吹了一聲暗哨，眾小校即趕到車前來。兩個推車的見了，連忙逃去。兩個婦人只嚇倒在車上，堅閉雙目，一任推去。這強人見得了手，便虛展一刀，托地跳出圈外，趕上車子而去。

柏堅忽見強人敗逃，正要催走，回頭不見了車子，知是強人劫去，十分惱怒，不勝跌腳道：「若失了自己妻子，倒也罷了；若失了嫂嫂，這怎麼處！他少不得在山內窩藏，只去尋他拼個死活吧！」遂望前趕來，只因這一趕，有分教：

薦賢識好漢，連策勝軍兵。